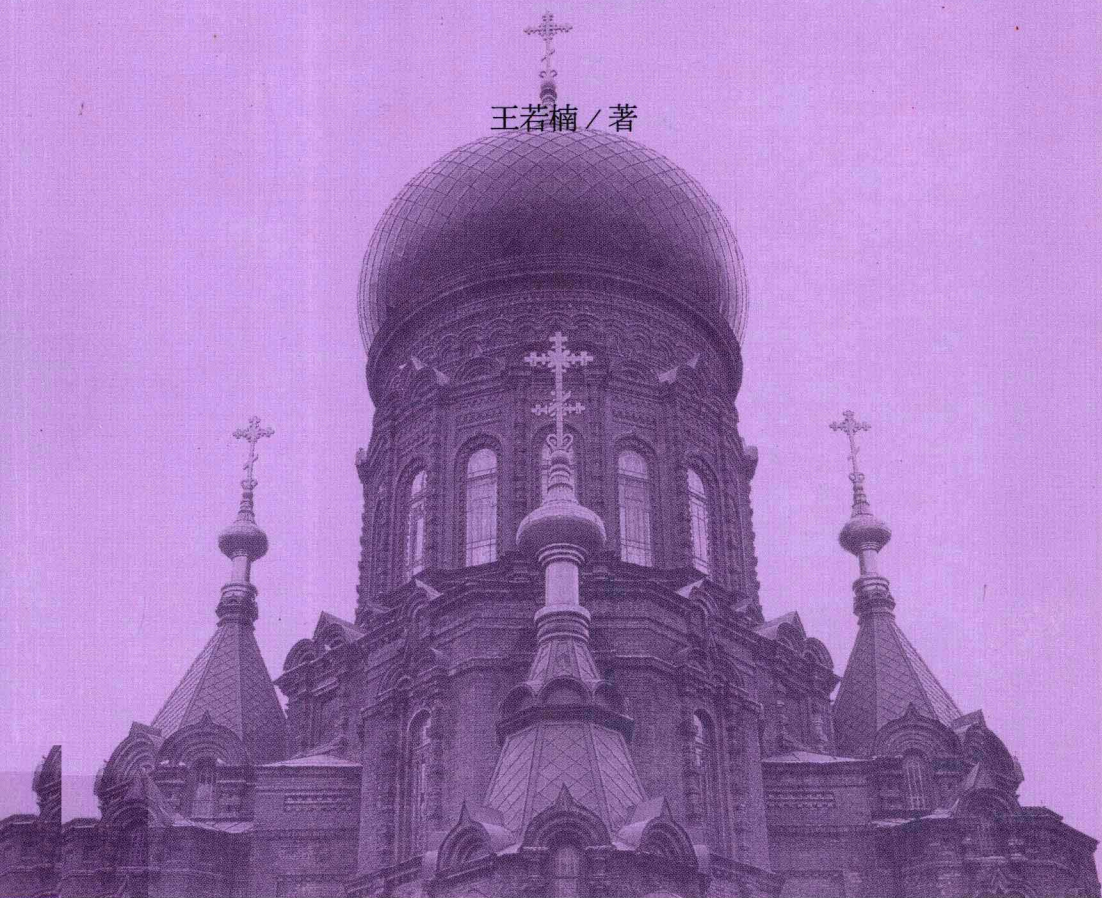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国际间谍范斯伯

王若楠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际间谍范斯伯

王若楠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间谍范斯伯/王若楠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438-0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868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1.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组委会

名誉主任：盖如垠

主任：朴逸

顾问：陈凤翬 王洪彬

副主任：张力斌 王亚平

委员：李建华 杨成志 王阿成 唐飏 高弟

编委会

主编：王亚平

执行主编：杨成志

副主编：陈明

文字统筹：姜胜群 朱珊珊

艺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王阿成

副主任：杨成志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汉广	王亚平	王阿成	王洪彬	刘金祥	朱珊珊	张一
李方元	李五泉	李汉平	陈凤翬	陈明	何凯旋	尚一
杨成志	杨治经	范震飏	赵旭忠	姜胜群	郭淑梅	郭崇林
高弟	贾宏图	唐飏	梁帅	梁晓声	蒋巍	喻权中
彭放	潘红莉	戴洪龄				

哈尔滨这座城市在 20 世纪初,就是一座流亡者的城市,冒险家的乐园。在这座城市里,你很少看到中国风格的建筑。无论你采取俯拍或者是地面跟进的手段,所看到的有百分之七十甚至到百分之八十,都是洋建筑,再加上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而且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各种事务所,甚至街的路牌,都是俄文的。恍惚之间,你会觉得这是一座外国人的城市。这就是 20 世纪初哈尔滨的基本形态。当然,它显得还小了一些,简单了一点。但重要的是,它是中东铁路一个重要的站点。你会随时通过远处移动的浓烟和汽笛的鸣叫声得知,来往这里的火车十分的繁忙,有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更多的是拥进了这座城市。无论是春天,还是大雪飘飘的冬天,从这一现象,你能感觉这座城市不仅充满着希望,充满着诱惑,也充满着让人担忧的东西。

在人群当中,除了穿制服的警察,你还会看到脸色苍白的便衣,以及形形色色的私家侦探。或者你会在那些流氓土匪当中,发现某个为政治理想而奋斗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捕了,塞进了警车,有的人躲过了追捕,然后消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大雪之夜。哈尔滨,在一座巴洛克式的俄式小楼前,停着一辆马拉雪橇,我们看不清车夫的面孔,只隐隐约约地感到他在那里吸烟,那种微弱的火光,使他的脸在迷蒙中忽明忽暗。

字幕:1936 年冬夜。国际间谍 A·范斯伯(Amicto Vcsba)的家。

卧室里,墙上的大挂钟正好指向凌晨 3 点。只有通过夜的雪光,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卧室里的一切,显然这家人正在熟睡。最后,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部老式的电话机上。被惊醒的范斯伯起来接电话。我们不难发

现，范斯伯在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已经毫无睡意，他具有间谍的一切素质，冷静、沉着、机警，还有幽默。这是一个间谍所必备的素质，永远有条不紊。他抓起电话。

对方显然是一个神秘人(高桥)。

高桥：范斯伯先生，情况非常紧急，刻不容缓，您必须马上逃走！记住，不要开车，马拉雪橇已经在楼下等您了，他送您去航空站。

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范斯伯放下电话，想了想，随即给哈尔滨航空港(机场)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凌晨最早去大连的航班……

范斯伯说了一声“非常感谢”之后，便放下了电话。

范斯伯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他夫人的注视下完成的。

接着，范斯伯开始收拾行李。

画外音：对一名间谍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生命的开始，同时，每一天也可能是他的生命结束之日。

范斯伯的夫人显然早已经习惯范斯伯这种“异常”的举动了。她并没有起来，只是躺在床上轻声地问，出去？

范斯伯用手指封住嘴，意思是小一点声。然后，他又指了指隔壁两个孩子睡觉的房间。

范斯伯一边镇定地收拾行李，翻阅着一些材料，一边随手将某些材料扔到身旁的壁炉里烧掉。然后，将其中的一本日记仔细地藏在皮箱的夹层里，并将一本名为劳伦斯的假护照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我们用特写镜头的话，可以仔细地看到劳伦斯的假护照，劳伦斯的照片，劳伦斯戴着金丝眼镜，并留着小黑胡子。

字幕及相关画面：范斯伯在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使用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护照，他的任务就是收集各种情报，注意别国特务人员的动向，侦察土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那些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以及收集日俄方面的情报。

范斯伯收拾完之后，开始化装，给自己粘上小黑胡子，并戴上了金丝眼镜——化装后的范斯伯完全换了一个人。随后，他将一把左轮手枪放

到了大衣的口袋里。

范斯伯知道躺在床上的夫人在注视着他,但他并没有回头。

一切收拾停当以后,范斯伯过去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壁炉里的那些文件是否烧干净。然后,走过来坐在他妻子的床边。

范斯伯(声音有些沙哑):亲爱的,我该走了。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日子吗?

范斯伯的夫人:记得。

范斯伯:那就是我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密码。

范斯伯的夫人:要走很长时间吗?

范斯伯点点头。

范斯伯的夫人:很危险?

范斯伯简洁地说了两个字:逃亡。

范斯伯的夫人惊愕地坐了起来。

推出片头:

《追忆 1936》

范斯伯立刻按住她的肩头,示意她不要动。然后,他悄悄地走到孩子房门前,轻轻地推开门,向里面注视了很长时间,才轻轻地关上门。

他提起手提箱冲妻子点点头,走了。好像这里不是他的家,而是一座办公楼。

楼梯间

范斯伯轻轻地走下楼梯,他那只插在大衣口袋里的手始终握着那支左轮手枪。

楼下的那一家一点声息也没有,显然是在熟睡当中。是啊,连整个城市都在熟睡之中。但是,整个城市似乎无处不潜伏着某种危险。

小楼外

楼外面的雪似乎小了下来,街对面的圣母报答教堂在飞舞的小雪中

变得影影绰绰。被白雪覆盖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个别的平房里闪着微弱的灯光，一切都静悄悄的。果然，那辆俄式马拉雪橇已等候在小楼前了。

范斯伯走出了小楼，他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又看了一眼这幢他居住了多年的家，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就在这时，教堂的钟当当地响了起来。

在哈尔滨这座有“移民之城”称号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这一类形态各异的俄式小二层楼。

范斯伯走了过去，上了马拉雪橇，将雪橇上的熊皮褥子盖在了自己的腿上，一股暖流立刻袭上了他的双腿。

画外音：范斯伯始终没有看清那位马车夫的脸，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这个马车夫也是一名特工。出于职业的习惯，他还是将枪口对准了那位马车夫的后背，我们感到，只要他“走错”了方向，范斯伯就会立即开枪。

雪中，马拉雪橇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范斯伯的家。

在白茫茫的世界里，用厚厚的围巾遮住了大半个脸的马车夫轻声地哼唱着（意大利歌曲《桑塔露琪娅》）：

明月照海洋
银星漫长空
波浪多平静
微风拂面庞
海洋多宁静
微风多温柔
忘掉你忧愁
驾小船漫游
快来吧快来吧
我的小船哪
桑塔露琪娅
桑塔露琪娅
快来吧快来吧

我的小船哪

桑塔露琪娅

桑塔露琪娅

.....

马拉雪橇在寂静的城里行驶着。

画外音及马拉雪橇行驶的画面：范斯伯心里非常清楚，从现在开始，他已经踏上了逃亡之旅。从中国大街到机场顶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作为一名日本间谍，他清楚地知道机场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重点布控关口。不仅如此，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眼线，到处都有日本人雇用的特务与密探。

马拉雪橇从这条街拐上了中国大街。

“中国大街”的街牌，迷雪中街两边的欧式建筑。马拉雪橇在这条街上静静地行驶着。

画外音：在 20 世纪初，哈尔滨曾被称为“间谍之城”。外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办事处，无一例外都肩负着谍报工作，并拥有自己的谍报组织。当地的许多中国人是共产党、国民党，以至各路土匪的谍报人员。这一切没有比范斯伯更清楚的了。

只是，此时此刻，范斯伯却不知道上帝怎样安排他最后的生命日程，是在 1936 年的今天结束他的生命，还是放他一马，让他顺利地逃离。

范斯伯当然知道，他这一走，日本特务机关长小松原是不会放过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但是只要他能够成功地逃出去，就有可能保全他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因为在他的身上藏着一本足以使日本政府声名狼藉的重要证据。日本人应当清楚，只要是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范斯伯将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证据公诸于世。

但是，范斯伯能够逃出去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相继出现战争的场面

我们从历史资料、照片、影像以及相关的报纸中看到如下的场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 1914 年 6 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战线主要分为东

线(俄国对德奥作战),西线(英法对德作战)和南线(又称巴尔干战线,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作战)。其中西线最惨烈,著名的战役有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某城市的一个大厅里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字幕:内蒙古。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来自各个国家,俄国、日本、法国、美国,他们使用的都是老式的照相机和镁光灯。

范斯伯举手准备提问。

台上准备回答记者提问的有日本人、蒙古人、俄国人等官方代表。中方代表是著名的东北王张作霖。

字幕:1912年,范斯伯作为特约记者服务于《华盛顿邮报》(国际版),定居在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哈尔滨。这是当年他在内蒙古采访的情景。

画外音及相关历史画面:1927年3月20日,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于是,侵华的“积极政策”也随之应运而生。1927年6月27日,东方会议结束不久,7月25日,日本天皇便收到了“田中奏折”。这份奏折里宣扬:“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叫嚣,日本要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日本人应能自由出入“满蒙”,并且派军人秘密进入蒙古,控制旧王公。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2月,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日本人趁清帝退位之机开始策划满蒙独立。拥戴肃亲王逃往满洲,指使喀喇沁王等人在蒙古起兵,企图拉拢这些人建立满蒙王国。1912年2月5日,肃亲王一行到达旅顺,策划“奉天举事”。但是,英国很快发觉这种形势,1912年2月16日,英国人通过使馆向日本指出:“在满洲发起任何分裂活动……都是不利的。”

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遂无疾而终。

范斯伯站起来,向张作霖提问:张将军,在满洲的日本人多次派人进入蒙古地区,您认为他们是否是在为策划满蒙独立做准备?

张作霖似乎很欣赏范斯伯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友善地看着他,并不

住地点头，还轻轻地鼓起掌来……

秋天，绚烂的大野，通过田野两边的风光、建筑和行人，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猜到，火车正行驶在欧洲的大地上。

行进的火车包厢里

范斯伯正在独自玩扑克小魔术，他总能抽出四个 A 来。

这时，英国军情 6 局的间谍史蒂芬司开门进来。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碰巧坐在同一包厢里。

字幕：英国军情 6 局间谍，史蒂芬司。

史蒂芬司：上尉情报官范斯伯先生，您好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范斯伯：您好。

史蒂芬司安顿好以后，拿出了一瓶意大利超级托斯卡纳红酒，倒了两杯：意大利有句谚语，朋友来了有好酒。请吧，范斯伯先生。

范斯伯默默地注视着他。

史蒂芬司：怎么，您怎么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您不熟悉我吗？可我却非常熟悉您。好吧，我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行驶的火车中，史蒂芬司介绍范斯伯的情况。

史蒂芬司：您曾于 1910 年参加墨西哥革命，效命于马德罗将军的墨西哥革命军，被任命为上尉情报官。您天生就是一名杰出的间谍，您还认识满洲日军司令寺内，这个人后来做了陆军省大臣，您很有预见性，范斯伯先生。我听说您与日本军政界巨头荒木贞夫、小矶国昭也颇有交情。是啊，您还认识铃木将军，铃木将军曾经是满洲日军情报处主任。您不知道中国人非常恨他吗？您肯定知道。还有，您和天津日军情报处主任田中大佐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当然，你们之间有交易，就是他写信向日本的其他高级官员推荐您。对了，我差点忘了，您还喜欢冒险和旅行，您就曾经和寺内将军一块儿打过猎，那次寺内将军的收获不错，而您只打了一只兔子。是这样的吧？

显然，英国军情 6 局的间谍史蒂芬司清楚范斯伯的经历。

范斯伯饶有兴趣地听着,然后说:史蒂芬司先生,我们不用打哑语了,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包厢里绝不是偶然的。在间谍的世界里,“偶然”和“欺骗”是同义词。

史蒂芬司:我欣赏您这一点。而且我对您在内蒙古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也非常感兴趣。是啊,当一个关心国际时事的记者可不容易,只是……

范斯伯:先生,上帝在注视着我。

史蒂芬司:噢,上帝。太好了,真让我猜着了,所以我建议您能够同时为英国服务,英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是有偿服务,您觉得每周不低于50英镑的薪金怎么样?当然,您提供的情报我们将按质论价,额外付酬。

行驶中的火车。欧洲的田园风光。似乎预示着这是一次愉快的旅程和愉快的合作。

字幕:范斯伯于1916年应英国军情6局间谍史蒂芬司之邀,为协约国服务,正式成为英国军情6局的间谍。

逃亡的路上,雪仍然在下。似乎可以听到尖锐的北风的呼号。这里夜的温度比白天更低,随时可以看到冻裂的树枝掉在地上。马拉雪橇将落在“中国大街”方石路上的薄雪碾出了两道长长的雪痕。马车夫仍然在轻轻地哼唱着歌曲。

画外音及相关画面:范斯伯还记得他初到这座“雪城”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风雪弥漫的深夜,范斯伯乘坐一个中国人驾的马拉雪橇去的那个小旅馆。那辆马拉雪橇同样把凸凹不平的土路碾出了两道长长的雪辙印儿。难怪有人把这座城市称为“雪城”。

哈尔滨火车站

字幕:哈尔滨,新兴的移民城市。

范斯伯走出火车站,坐上一辆出租车,并掏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自己。实际上,范斯伯是想看看车后面是否有人跟踪。

这是一个白俄司机开的车,一边开车一边吹着俏皮的口哨。

司机：先生，您是意大利人吧？

范斯伯：为什么？

司机：您知道，先生，每一个的士司机都是半个侦探，职业让他们的嗅觉变得像猎犬一样灵敏，我的直觉告诉我您是意大利人，只有意大利男人才喜欢照镜子。意大利男人很浪漫，嘻嘻。

范斯伯：您很有趣儿，我还听说这里所有有关陌生人的消息都可以成为一种商品去换钱，是这样吗？

司机：我的上帝呀，您对这座城市太了解了。看来我遇到内行了。不过，放心吧，我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司机。我靠开车挣钱，不靠卖消息挣钱。

出租车内

出租车司机开始向范斯伯推荐马迭尔饭店。

司机：先生，我建议您下榻马迭尔饭店，马迭尔饭店是哈尔滨最好的饭店，它非常符合您的身份。当然，对您来说也许这不是最重要的，但重要的是，马迭尔饭店的剧场正在上演莫扎特的二幕喜剧歌剧《女人心》。先生，这可是你们意大利的歌剧呀。要知道，女人的心永远是个秘密。

范斯伯：您看我是什么身份？

司机：毫无疑问，从您衣着的质地和您的皮鞋，我就可以肯定，您是位绅士。您不会住那种三流的小旅馆，永远不会。

范斯伯：如果我在这里有家室呢？

司机笑着：在这里您没有家室，您是一个旅行者。

范斯伯：这么肯定？

司机：按照意大利的风俗，从远道回来的人总会有人来接的，如果他妻子在这座城市里的话。所以，您一上车，我就想到应当把您拉到一家不错的旅馆去。

马迭尔饭店

范斯伯下了出租车，司机一直殷勤地把他送到大堂。

字幕：马迭尔饭店。哈尔滨最有名气的国际饭店之一，有“小凡尔赛

宫”之称。宋庆龄、郭沫若、瞿秋白、陈独秀、朱自清、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李德全、美国记者斯诺，以及各类达官显贵，军政要人，学林名士，商旅大贾等很多名人都曾在这里下榻。建筑师斯维利多夫是这座法国式时髦建筑的设计者。

一副成功人士派头的马迭尔饭店老板老开斯普，额外付给司机一份小费。

画外音：约翰·开斯普，马迭尔饭店的老板，远东最著名的珠宝商。约翰·开斯普还是哈尔滨多家戏院和影剧院的戏院公司总经理。据说他的资产至少有数百万之巨。

老开斯普（英语）：欢迎您，先生。

范斯伯：您也可以说俄语。听说贵店今天上演《女人心》？

老开斯普：您的消息可真灵通。

在老开斯普的陪同下，侍者引导范斯伯进入他的房间。

.....

晚上，咖啡厅

老开斯普请范斯伯喝咖啡。

老开斯普：我喜欢真正的法国咖啡。

范斯伯：我知道所有的俄国人都喜欢法国，他们崇拜法国。知道为什么吗？

老开斯普：我在听，先生。

范斯伯：因为是法国。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老开斯普：您是个记者？

范斯伯：您说对了一半儿，我是《华盛顿邮报》国际版的记者，不过，我到哈尔滨并不是来采访，而是我喜欢这座城市，它既像俄国也像法国，而且也像我的祖国意大利。我看到许多外国人都到这里来了。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礼物。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总会给人许多诱惑。

老开斯普：先生，这还是一座由外国领事团执行市政管理权的城市，这很特别。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

范斯伯：我听说，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是淘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老开斯普：范斯伯先生，您是想在这里干一番事业？

范斯伯：您可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梦想当一名电影导演，这是一战之前，那时我在墨西哥革命军服务，是一名上尉。后来我改主意了，我想，我还是先开一家电影院吧。让那些导演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观众，特别是中国观众。您没看到吗，中国人对街头那些小幻灯片都很感兴趣，就更别说电影了。电影院在这里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场所，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神话。这一切足够了。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在这里挣足了钱以后，在意大利拥有一个足够大的牧场，和我的家人一起过着悠闲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开斯普先生，您认为这是战争对我人生观的改变吗？

老开斯普：看来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您不认为我愚昧的话，我会给您一些有益的提示。

范斯伯：我在洗耳恭听。

老开斯普自负地说：好吧，先生，您既然想在这里扎根，我建议您把家也安在这里，只有把家安在这里，您才是一个真正的哈尔滨人，您才会安下心来，为了您心中的理想与仁慈的上帝一起流浪。

范斯伯：谢谢，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老开斯普：还有，如蒙不弃，希望阁下能在《华盛顿邮报》国际版上写文章宣传一下我的饭店。

范斯伯：放心吧，开斯普先生，我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的饭店的。

老开斯普：那就这么说定了。

喝过咖啡后，两个人一同去看意大利歌剧《女人心》，意大利歌剧就是意大利歌剧，真的是有上乘的表现。

白天，热闹的哈尔滨城

毫无疑问，这是一座万分复杂的城市，俄国人、日本人、法国人摩肩接踵，汽车马车，车流不息，来来往往。无论如何这是一座远离战争的城市，或者我们可以称这里是世外桃源。即便是在这里生活的有身份的中国人，也大都西服革履，油头粉面。当然，其实也不乏中国阔佬，但其中更多

的是那些贫困的中国人，乞丐、人力车夫，那些落魄的白俄艺术家在街头拉小提琴、手风琴乞讨。有人干脆把自己化装成沙皇的塑像，站在街的中央。还有一些倚在楼前的俄国妓女，招揽着生意。

走在街头的范斯伯尽管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但仍然不乏职业间谍的机警与忧郁。

画外音：毫无疑问，范斯伯已经在哈尔滨安了家。

小贩儿叫卖：哎！热乎烧饼，油酥烧饼，山东吊炉烧饼——

小贩儿叫卖：水摇（山东口音：谁要）烧鸡——

穿着将军服的流亡白俄将军萨尔尼可夫和另一个白俄男人在对唱（男中音）《货郎》，地上摆摊卖颜色美丽的陀螺、万花筒、小手枪、珠子、胸针、假戒指、假宝石、各种画片等等。其乞讨的方式非常别致。

字幕：落魄的白俄将军萨尔尼可夫。

流亡的白俄将军萨尔尼可夫和另一个白俄男人对唱着：

满满一排货郎担子呀，
满是花布和锦缎，
可别让我累坏双肩呀，
要买布快出来看。

来吧，姑娘你快来麦田里，
我会等你到夜晚，
一见黑眼睛的姑娘呀，
我就摆开货郎摊。

我的本钱花了不小呀，
你可不要压价钱，
撅起你那红红嘴唇呀，
紧紧挨着我身边。

夜幕降下，薄雾弥漫呀，

货郎等得不耐烦，
哦，你瞧，盼望的人儿呀，
她走来看货郎摊。

卡佳深怕价钱太高呀，
一分一角往下减，
小伙子他呀吻了姑娘，
还请求价钱往上添。

只有黑夜知道他们俩
怎样讲定好价钱，
挺起来，高高的麦子呀，
守住秘密莫外传。

范斯伯站在旁边看他们的表演，当他们唱过以后，范斯伯对萨尔尼可夫：将军，您的歌唱有一点儿意大利风格。

萨尔尼可夫(意大利语字幕)：是的，先生，我的老师是意大利歌唱家卡罗索的学生。卡罗索有一句名言，歌唱就是呼吸。然而对我来说，呼吸就意味着活着，先生。

范斯伯：可您是个将军。

萨尔尼可夫(意大利语字幕)：那是过去。现在，我们是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漂泊的一代。

范斯伯掏出钱放在他面前的琴盒里：将军，我建议您去买张票，去马迭尔饭店听听意大利歌剧《女人心》吧。

哈尔滨，英国领事馆

范斯伯从领事馆出来。

立刻有密探式的人物跟上了他。

字幕：1918年，哈尔滨。协约国远东谍报局在哈尔滨成立，范斯伯被任命为少校情报官。